

■家庭相册

给父亲敬军礼

□许双福 文/图

我们姊妹四个是随父亲在部队长大的。

也许因为父亲是军人，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尤其是我，因太顽皮，没少挨父亲的打。加之自己学习又不努力，老师家访后挨打是避免不了的。父亲有个习惯，每到星期天他都要检查我们的作业，发现问题他不指出来，而是出几道题来考你，哥哥、弟弟是很快交卷出去玩去了，而我那，被题目憋得一身冷汗，到头来又是父亲的一顿揍。我们几个孩子都怕父亲，直到今天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怕他。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内，没谁敢和他顶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我一起参军入伍的同一个大院的孩子，都通过关系调走了，学技术的学技术，到机关的到机关，唯独我被分配到了基层连队。为此，母亲没少在父亲面前流泪。父亲认为，孩子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吃饭，该怎样锻炼就怎样锻炼，这对今后有好处。

当时我们连被宁夏军区借调到银川郊区农场种地。虽然我才刚满17岁，根本谈不上什么体力，但穿上军服就不分是男孩子了，每天一样扛着锄头干农活，除草、施肥、冬灌、喂猪、喂鸡，什么都干。从部队长大的我，从未接触过锄头、铁锹、镢头，有时甚至连庄稼的苗子都认不清，不知哪个该除，哪个又不



该除，时常遭到班长的训斥，在班务会上做检查。

时间长了慢慢地搞明白了，我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庄稼兵”。每天的劳动累得躺下就睡，也顾不上想家。只是每个礼拜准时接到父亲的来信。每周一封家书，这在我们连我是第一。漫长的服役期，让人根本就不曾想什么时候能回家，也从不曾想父母或者谁来部队看我。

六月的一天早晨，连里刚开饭，我拿起碗正准备吃饭，文书跑过来对我说：“你爸来了。”文书是与我一同入伍的，平时经常在一块开玩笑，我把此话没当回事，便回答道：“行了！少蒙人，又来骗人来了，赶紧吃饭去。”文书一脸的严肃说：“是连长让我来叫你的，赶快到连部去，这回真的没开玩笑。”我与文书的对话被班长听见了，班长对我说：“快去看看吧！”我有些怀疑地往连部跑。

我们连部中间是一个会议室，连长和指导员在左边办公代宿舍，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在右

边。打了报告，推开会议室的门，连长说：“你爸来了。”父亲同时从连长的房子出来，我此时不知怎样和父亲打招呼。看着严厉的父亲，我是手忙脚乱。突然间，我看见了父亲上衣的四个兜（当时只有军官上衣是四个兜），我立刻两腿并拢，直愣愣地立正，给父亲敬了个军礼。父亲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措手不及，赶紧给我回了个礼。站在一旁的连长眼睛瞪得很大，看着我们父子俩慌乱又好笑的样子。

去年，连长从银川到西安出差。席间，他提到我给我父亲敬礼的情景时，他感怀道：“当时我感觉你此举很好笑，我真没想到你会用此礼节来迎接你父亲。过后我们几个连里干部说到此事时，都为之感动。我们应给你父亲好好地敬个军礼，因为军礼是军人的最高礼节，也是最神圣的礼节，你父亲受此礼当之无愧。”

而今父亲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他还时不时地向人说起这段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区四姐妹春节欢聚留影。



2008年，社区老年人共度重阳节。

■图片故事

远亲不如近邻

□郝宝璋 文图

逢年过节，亲朋好友间互相走动的时候，近邻之间的相互拜访、问候也越来越密，邻里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春节将至，我又怀念起曾经的小院生活及几十年来从小院进入楼群，邻里关系和睦相处的体会。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记得那是上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宣武区一个六七户人家的小院子里。院里的人有在工厂工作的，有当教师的，上中小学的，和睦相处的像一家人。刘大爷、刘大妈是最受全院尊敬的两个人，全院的人都把刘大妈尊称为“院长”。她什么事儿都爱管，人们上班上学时，各户门的钥匙均挂在刘大妈家的墙上。快下雨了，她会把你家晾晒的被褥和衣物收拾起来。快下班了，她会把你家炉火打开，等你下班回家正好烧菜做饭。孩子们之间发生些小矛盾，她也会出面“说和”。刘大爷、刘大妈无儿女，平日有病或到远处办事，大伙都抢着陪着去。就这样，我在那个小院住了近二十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迁至朝阳区。虽然距离远了，可是还心连着心，过年过节总要回小院看望老两口，直到先后把刘大爷、刘大妈都“送走了”。

“出门一把锁，进家把门闩。”城里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楼房，改善了居住条件。“不缺吃，不缺穿，就缺邻里之间那份好感情。”有的邻

里之间很少来往，楼上楼下甚至住了几年也不知道姓什么。我刚搬进楼房时，也是人生地不熟，一开始也不习惯。由于自己长期从事基层工会工作，职业养成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习惯，有人求助总愿意尽力去帮助解决。有些外地离退休人员来子女家养老，当地允许在京找一两家定点医院报销，我帮助他（她）们选择合适的医院。周边的医院、邮局、物业、社区，包括婚介我都去帮他们跑腿。这些小事，换来的是邻里间的互相信任和真情。老伴和小女儿也是热心肠，不管谁家有个事的，她们都会去添把手。这样我和家人不论搬到哪里，居住结交的朋友都是越来越多，也培育了和谐的邻里关系。同时，我还组织老伙伴们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并力所能及地为大家服务。根据实际情况，我倡导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得到许多邻里的响应，依托社区先后组织过老干部联谊会、老年人聊天会、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送报送刊，不时地还组织些小型邻里聚会，邻里互助建立起和谐的邻里关系。

和谐的邻里关系应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美景，它展现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和市民的文明素质。这几十年，我的最大体会就是：只要大家行动起来，人人参与，户户参与，人人奉献，家家奉献，就能让左邻右舍感觉到我们的社区是一个快乐温馨的大家庭。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午报情缘

我与午报的缘分

□韩晓岗

我入职北京建工集团安装公司已有30多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调到公司宣传部后，工作几经变化，当书记任主席，京内京外工作、境内境外奔波，手里这支笔始终没丢下过。这些年和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劳动午报》堪称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曰“写报情”。1993年3月2日，我在《北京工人报》（《劳动午报》前身）刊登了第一篇稿件《这场面太感人了》。从那天起，我和午报就开始了不解之缘。我从写消息入手，逐渐拓展到新闻故事、人物报道等体裁，其中得到了翟连元、许庆惠、乔健、卢继延等老师指点，从他们评稿、改稿、发稿中，我领其要义并从中受益。至今我还保存着《劳动午报》刊发过的我写的大小稿件几十篇，那里有我和公司发展的足迹：奥运火炬手的人物访谈、公司改制的消息、为职工服务的报道、在坦桑尼亚工作的

点滴、卢旺达工程的纪实等都见诸于报端；尤其是去年我们通风公司在APEC会议工程抢工时，午报记者万玉蕊、王卓深入现场采访摄影并报道。该报纸得到了现场职工的追捧，大家表示要甩开膀子为国家争光，为企业增辉。

二曰“用报情”。和午报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浅。任工会主席时，我学习午报刊发的劳动合同法讲座知识，撰写了相关论文，获得华北地区安装企业工会政研会一等奖；抗非典时，我撰写的公司北师大项目部落实市建委要求留住民工实例故事被午报率先发表，后被中宣部、中国记协评为抗非典优秀作品奖。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报，公司给每个工会小组都订了午报，给工会积极分子的奖励就是订一年的《劳动午报》；公司给施工现场职工送去了《劳动午报》等报刊。这些举措，得到了京内京外、境内

境外一线职工的欢迎。2012年，我在集团国际公司坦桑尼亚分公司任书记两年间，国际公司将各类报刊远渡重洋送到国外。在万里之遥的坦桑尼亚国度，满目皆是非洲人，能够翻阅《劳动午报》等国内报刊，让思绪徜徉在报刊的字里行间，那简直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缘分……

三曰“集报情”。从1988年在《北京建工报》看到了我的第一篇稿件以后，我就建立了自己的集报册，如今已有《北京日报》《北京工人报》《中国建设报》等报刊剪下的数千张剪报，以及数百张原报。那里是我情感的避风港和劳作后的栖息地。翻开集报册，如同打开缘分的录像带，每一篇都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都凝聚一份情谊。

细细算来，我和午报的缘分已有20多年了。午报教我写作，帮我解惑，育我收获，这份情缘将让我难忘终身。